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九至十二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九

列傳

唐九

王珪　薛收　元超　元敬　稷　馬周

李大亮　戴冑　至德　劉洎　樂彥　瑋

崔仁師　湜　滌　液

王珪字叔玠梁太尉僧辯之孫北齊樂陵太守顗之子

世居鄗性恬澹交不苟合開皇末為治禮郎李父頒書隋文學傳作頒與漢王諒作亂珪亡命南山者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為世子府諮議參軍東宮建累遷中允甚被禮遇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死秦王即位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能治正臣事邪主亦不能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致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今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願罄其狂

醫帝稱善因勑自今宰臣及三品以上官入閤諫官輙隨之封永寧縣男遷黄門侍郎二年進侍中甞入見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殺其夫而納之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謂廬江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郭公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故亡今陛下知廬江所以亡而此婦人猶在側竊以陛下為是之也帝嗟美其言帝使祖孝孫教宫人樂不稱旨被讓珪及温彦博進曰孝孫雅士

陛下使教女樂又譙責之天下將謂輕士帝怒曰卿等何附下罔上耶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效今所言非私而陛下疑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明日語房玄齡曰朕昨責王珪等今甚悔之公等勿懲是不言也時珪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嘗因侍宴謂曰卿識鑑清通尤善談論自玄齡以下宜悉加品藻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以為然玄齡等亦服為確論進爵郡公七年坐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為禮部尚書尋兼魏王泰師王見珪常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王問珪以忠孝荅曰陛下王之君父能盡忠孝可以立身成名矣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

王志之其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下嫁不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動循禮法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坐堂上令公主執笄行盥饋儀其後公主有舅姑者禮皆如之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帝素服舉哀別次悼惜久之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臨官務舉大綱不苛察事寡嫂盡禮撫孤姪如其子然儉不中禮既貴不立家廟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以愧之初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其母李氏曰兒必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後𤣥齡等過其家母闚見大驚勑具酒食盡歡謂珪曰二客皆公輔才汝貴無疑杜甫集有送表姪王砅詩述其事甚詳篇首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乃謂珪妻杜氏後又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則太宗亦與珪舊識不獨元齡等矣與新書本傳所載頗異附記於此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交太子承乾徙嶺表崇基子齊望茂時齊望子旭見酷吏傳茂時子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觧帶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作書號外臺秘要世咸寳之

歴給事中鄭郡太守新書不載崇基又以肅旭為珪孫今從舊書及宰相世系表改舊書不載肅事則仍從新書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道衡死非罪不肯仕聞高祖舉兵遁入首陽山將應之通守堯君素覺之迎其母置城中不得發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入關房玄齡亟言之秦王即召見問方略收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陜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方討王世充收為書檄或馬上

占辭該敏如宿搆竇建德以兵援世充諸將請退軍以觀形勢收獻策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特建德自將遠來亦當盡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以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必可克也建德既克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王從之遂擒建德降世充軍還援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尋

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王答曰覽所陳知卿之成我也武德七年寢疾王問使相望於道又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平生感慨流涕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令善撫其子遣使弔祭其後遍圖學士像難其早亡不得與及即位語房玄齡曰薛收在當以中書令處之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再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有集十卷子元超

元超按寄相世系表名振字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剌王女累太子舍人高宗即位擢給事中數上書陳得失帝嘉納之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流涕毋喪起授黄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十餘人並有時名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嶲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刺史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欵密流

嶲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還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温泉諸蕃酋長並執弓矢從元超以為非宜上疏諫帝納之元超既以文學政理被遇帝深重其才嘗謂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命輔太子監國太子數射獵元超上疏諫帝知之遣使慰諭厚賜之時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加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六十二贈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有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

文學名善張易之官至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少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按德音仕王世充東都平被誅）世稱河東三鳳武德中為秘書郎秦王台為天策府參軍直記室又與收同為文學館學士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深相託附而元敬畏遠權勢未嘗申款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王為太子除舍人國事總於東宮而元敬專掌文翰號為稱職卒於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按宰相世系表道衡子大年生行成行成生仁偉仁偉生稷當作五世孫舉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舊跡稷鋭精模倣筆態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絶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即位遷太常少卿帝以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雖有功然出自胥史恐難副具瞻之望紹京遂改户部尚書而稷以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後與崔日用爭事

上前迭相訾毀罷為左散騎常侍歴禮部尚書太子少保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伯陽以尚主封安邑郡公别食實封四百户稷死貶晉州員外别駕尋徙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𤣥宗女常山公主授光禄員外卿俄暴卒

馬周字賔王博州茌平人按宰相世系表父瑗本郡户曹從事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為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州助教沈飲不治事數為刺史達奚恕誚讓乃去客曹汴間又為

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至新豐宿逆旅主人方供他客不顧周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見者異之至京師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三年（新舊書皆作五年通鑑考異云據實録在三年按太宗本紀三年六月以旱詔文武官言事而五年無之今從通鑑）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知書周為陳二十餘事皆切世務帝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令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嘉何知人賜帛三

百匹是歲周上疏曰伏見大安宫在宫城西制度方之
紫極尚為卑小四方觀聽有所不足願築雉堞起門樓
務從高顯以昭聖孝又詔二月幸九成宫竊惟太上皇
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非能
旦發夕至也假如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赴之
且此行本為避暑是太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
處溫清之道深所未安又詔宗室功臣並襲刺史夫堯
舜之父尚有朱均之子假或童騃嗣職驕佚貽殃是所

謂愛之適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户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既可免於尤累亦得終其福禄又陛下即位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將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垂示來葉又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惟解調馬雖術踰儕輩止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乃超授高爵遂使騶子倡人得與朝士比肩臣竊恥之帝深納其言除侍御史十一年又上疏曰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

是以卜祚遐長禍亂不作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且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聖慮之所當憂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

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陛下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竊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未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前車已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百姓極少而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恃恩驕矜而已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

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大聖創業當制長久之法使
萬代奉行臣聞臨天下者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
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
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之臨人或由二千石高
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内官而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
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其以德行才
術擢者十不能一百姓未安殆在於此疏奏帝稱善久
之擢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數奏明辯周察中事機

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增損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遷治書侍御史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帝征高麗留輔太子監國定州還以本官攝吏部尚書賜飛白書寵之周病消渴彌年帝親為調藥遣太子問疾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不為也卒年四十八帝為舉哀贈幽州都

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品官舊服黄紫二色後三品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緑八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

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加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享中為司列少常伯舊書作吏部侍郎按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改名舊書紀其舊耳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有名時稱裴馬終雍州長史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父充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新書云祖琰魏度支尚書不載其父舊書稱為琰曾孫祖綱魏南岐州刺史父充節云云與宰相世系表合今從之大亮有文武才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與李密戰被擒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獨異大亮釋與語遂定交髙

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歲饑盜起大亮招流亡撫貧弱賣所乘馬稍資給之勸墾田歲大稔閒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勞之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寇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皆感悟請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步而返縣境以清趙拜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弘烈世充兄子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進兵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行次九江輔公祏反以計擒其將張善安賊圍猷

州進擊破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改交州封武陽縣男
召拜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嘗有名鷹臺使至諷獻
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
乃乖昔旨如其擅求則使非其人帝報書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賜胡瓶一及荀悅漢紀曰悅議論深博極為
政之體公宜尋味之頡利敗亡北方諸部相率內屬有
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尚在伊吾詔以大
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仍峙糧磧口以賑其饑大亮上

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天下根本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欲求安未之有也邇者突厥頃國入朝陛下置於内地去京師不遠此非久安之計也一人來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爵厚禄亦非中國之利也今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臣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則行虛惠而受實福矣西河積困蕃夷重以隋亂殘耗已甚未宜勞役臣請停招慰使邊人得就農畝帝納其計八年為劍南

道巡省大使討吐谷渾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等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破賊於蜀渾山俘獲而還進爵為公拜左衛大將軍晉王為太子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大亮每直宿必通宵假寐帝勞之曰公在直我寢便安十八年帝幸洛陽詔副房玄齡留守玄齡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任大事甚重之俄寢疾帝親調藥馳賜遺表請罷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留意表成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命屏左右言

終而卒年五十九將殮無珠玉爲含唯貯米五石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泰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内剛烈不可干廷諍是非無所隱橈家居雖妻子不見惰容事兄嫂盡禮位通顯自奉儉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之都督署初破輔公祏賜奴婢百口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吾何忍以爲賤隷悉縱之帝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其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

十餘喪嘗念張弼脫其死求報之弼為將作丞匿不見一日遇諸塗持之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得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擢弼至代州都督世並賢之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父者十五人兄子道裕（按宰相世系表道裕父名大通）貞觀末為將作少匠嘗代韋挺督運幽州（見挺傳）後以議張亮獄受知擢刑部侍郎（詳亮傳舊書不載議獄事而云永徽中為大理卿）

戴胄相州安陽人性貞正有幹局隋末為門下録事蘇

戚裴矩咸重之越王侗立於東都以為給事郎胄說王世充尊輔王室世充陽善之俄受九錫胄又切諫不聽出為鄭州長史秦王拔武牢得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長孫无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當死无忌誤帶罰銅胄駁曰校尉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雖誤亦死陛下若録无忌功非憲司所決若據法罰銅未為得衷新書末二句作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按胄初言止論无忌罰銅之非法不當

獨殺校尉意尚在下文　帝令復議德彝奏如初帝將從之冑又曰校尉緣无忌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校尉亦免時選者盛集或有詐偽資蔭者詔許自首不首則罪至死俄有犯者冑據法斷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斷流卿賣獄耶冑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冑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一時喜怒所發耳陛下以一朝之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

大信也帝感悟從其言按此即魏徵傳所云柳雄妄訴隋資事但彼云罪當徒而此云據法斷流稍異胄前後犯顏執法多類此累遷尚書左丞二年胄上疏言隋開皇時令天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故終文帝世得免饑饉今宜令王公下及衆庶計所墾田頃畝每至秋熟盡令出粟及稻麥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帝從之以其家貧賚錢十萬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且受其弊令以令僕委卿當稱朕望胄性明敏處事速且當議者謂武德

來左右無能及者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更日供奉三年進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右庶子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學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重以九成作役餘丁無幾亂離甫定户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廢業且七月以來霖潦過度嵗之豐歉尚未可知洛陽宮殿足蔽風雨稍待數年成之未晚帝

覽奏為罷後冑每奏必削草是以外鮮知者帝嘗謂左右曰冑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唯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諂虞世南撰其碑有司為立廟冑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轉戶部尚書仍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繼為宰相世詫其榮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每遇申訴寃滯者輒咲以

美言至德必先究詰本末理直者密為表奏終不顯已之與奪由是時譽多歸仁軌號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受牒嫗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復取牒至德笑還之人服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哉帝聞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劉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黄門侍郎略地領

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橈百司肅不敢懈比者勲親在位埶力相傾雖欲自强先懼罾謗郎中則唯事諮稟尚書又不敢斷決管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唯救曠滯之弊亦足矯趨競之習未幾拜尚書右

丞洎建於職省事復治十七年除散騎常侍尋攝黄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辨詰究難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相懸勢不倫擬陛下降慈旨假柔顔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自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以排其議哉夫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初雖不覺久必為弊且今之治安皆陛下力行所致欲求長久非由辨慱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之初可矣帝優詔答之太子初立洎上書曰太子宗

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
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令太子春秋
鼎盛而不務學業不親正人此臣所未諭也古者問安
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
逾旬不出師傅寮寀備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伏願授
以良書娛之嘉客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
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常
怒苑西監穆裕詔斬於朝堂太子驟諫帝悅曰朕初得

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熟吾悅諫故有今日之言此習以性成也十八年還侍中帝一日謂侍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咸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不見其過洎曰誠如无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或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帝征高麗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監國定州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

安危所寄宜深識朕意洎曰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臣謹即行誅帝以其妄發怪之謂曰卿性踈而果恐以此敗宜誡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帝還在道不豫洎入謁出語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色甚悲懼或譖之帝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按劉洎之死新舊書並云褚遂良譖之且云帝病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自明帝問周周對與洎同遂良執証不已乃賜死通鑑改為或譖於帝不言遂良亦不載引馬周自明等語綱目從之通鑑考異云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

何至如此葢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遂良耳綱目注載孫甫等辨語大意皆同今十九年以下並從通鑑綱目將死請紙筆欲有言有司不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子宏業詣闕訟冤言為褚遂良誣死李義府助之帝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若雪洎則先帝用刑為不當矣乃止文明初詔復官爵

樂彥瑋字德珪長安人以給事中憂去起唐州刺史累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改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舊書作秦州子思晦武后時為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

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酷吏所殺（按樂彦瑋舊書自有傳而新書則附泊傳又不載其子思晦事今仍新書而兼取舊書思晦事附於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録事參軍陳叔達薦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録事參軍預修梁魏史貞觀初擢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支黨捕繫滿獄詔仁師按覆以情訊之坐止魁首十餘人餘皆原縱孫伏伽謂曰雪免者衆誰肯讓死倘臨決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其枉而不申自為身謀哉及

勑使覆訊諸囚皆叩頭崔公仁恕無見枉者請伏罪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奏移用費數千名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大奇之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請廢之行已所注詔諸儒議博士以下不能詰仁師條其不合大義者上之遂報罷十六年遷給事中有司以律反逆者兄弟沒官為輕詔八座議咸言漢魏晉謀反皆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從誅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

弟帝從仁師議遂不改後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高麗詔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運事仁師以漕路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充之坐運夫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宫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會有伏閤訴寃者仁師不奏帝怒以為罔上流連州新舊書本紀皆同舊書本傳作龔州永徽中起簡州刺史卒子挹戶部尚

書挹子湜

湜字澄瀾少舉進士累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秉政畏武三思朞間引湜為耳目使伺之湜見帝疎彥範等而親三思反以彥範等謀告之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既徙嶺外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絶人望且舉外兄周利貞往使於是彥範等皆死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時上官昭容屢出外宅湜託附之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贓賄狼籍為李尚隱

所劾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為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為華州刺史又拜太子詹事初景龍中湜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而夏潦衝突道竟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平公主引為同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意甚款密而湜陰附公主時人危之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

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謂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至忠等誅坐私侍太平公主流竇州宫人元氏稱嘗與湜謀進酖於帝追至荆州賜死初湜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劉幽求張說護之得免及為相陷幽求嶺表諷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謀逐說其天性險毒如此與弟液澄從弟涖（按宰相世系表涖澄皆挹子液乃挹兄推之子）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集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

夫當先居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以是進趣不已以及於敗死時年纔四十三

淀字潤甫工五言詩淀嘗歎曰海子淀小名我家龜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淀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屢典郡以治行稱後刺同州為黜陟使庾何按免議者不直何復授衢州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相親善及即位

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性滑稽善

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愼密字親署笏端累加金紫光禄

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兖州刺史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九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

列傳

唐十

岑文本（義 長倩 格輔元） 虞世南 李百藥（安期）

褚亮（劉孝孫 李玄道 李守素） 姚思廉（璹 班）

令狐德棻（峘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

鄮令嘗被訟不得伸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異之命作蓮花賦下筆立成合臺嗟賞父寃遂白蕭銑據荆州召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荆州其下欲大掠文本説孝恭曰隋室無道四海延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誠欲去危就安若縱兵剽虜恐阻江嶺以南向化之心孝恭稱善遽止之署文本別駕進討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帝行藉田禮又

元日宴羣臣上藉田三元頌二篇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薦之擢中書舍人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皆顔師古草定至文本尤為敏速或衆務叢遝勑吏六七人汎筆口占授之須臾悉成師古罷遂代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封江陵縣子穀洛水溢文本上封事言甚切要魏王泰有寵盛修第宅文本上疏勸崇節儉且陳嫡庶之分謂宜有損抑帝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八年進中書令明年從伐高麗凡資糧器械簿書悉以委之文本

夙夜勤力精神頓竭容止失常帝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嚴鼓聲曰文本逝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文本興自書生每懐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居室卑陋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帝每稱其忠謹親信之晉王為太子大臣多兼宫官帝以命文本辭曰臣守一職尚懼滿盈不願希恩東宫請一心

事陛下帝乃止始為中書令歸家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是以憂有來賀者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過尚何殖產業耶口未嘗言家事財物皆委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知之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母所鍾念若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感其意而止唯召

文昭誠約後竟無過孫羲從子長倩

羲字伯華按宰相世系表父名曼倩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伯父長

倩得罪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仲休並

為令各有名號江東三岑擢汜水令韋嗣立薦之且言

惟長倩為累后曰苟材何拘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

廢者皆得進遷中書舍人中宗時敬暉欲上表請削諸

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羲竟操筆為之詞義勁

切由是下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掌選者皆以賄聞

義獨守正時議美之韋庶人弑帝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按通鑑韋后時以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睿宗立諸相罷為刺史獨不及義至七月始罷為右散騎常侍與本傳異再遷戶部尚書先天元年新書本傳作景雲中誤今從本紀及宰相表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太子重俊之變冉祖雍誣帝預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修中宗實録自著其事帝見之下詔褒美仍厚賜之時義家門貴盛居清要者數十人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遂

坐預太平公主逆謀伏誅籍其家

長倩文本兄文叔子少孤為文本所鞠愛永淳中累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革命好符瑞長倩頗有陳奏又請改皇嗣姓為武氏后許之賜實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會張嘉福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為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由是大忤

諸武意罷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源誣輔元歐陽通等數十人同謀反新書言脅誣長倩不言其子靈源數十人作數十族並斬於市五子皆賜死發其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以禮改葬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處仁舊書作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等皆擅辭學號陳留八俊輔元舉明經累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新書本傳作中丞今從宰相表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忤

武氏誅子遵亦舉明經為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年神龍初出訴父寃擢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嘗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後漢書先輔元卒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陳太子中庶子荔之子出繼叔中書侍郎寄故字伯施性沈静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精思十餘年不倦文章慕徐陵筆法則得之沙門智永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南毁不勝喪文帝召

為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常衣布食蔬至寄還始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煬帝在藩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遷秘書郎帝雖愛其才然嫉其峭直弗甚用也世基以佞敏貴盛自奉奢肆而世南躬貧約不改素業宇文化及已弒帝因殺世基世南抱持號泣請代不得自是哀毁骨立從至聊城為竇建德所獲署黄門侍郎秦王擒建德引為府參軍轉記室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時無本暗

疏之不失一字王為太子遷太子中舍人即位拜員外散騎侍郎（舊書作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舊書先為秘書少監七年進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議論持正帝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悵其誠懇若此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世南歷舉古山崩蛇見事唯修德可弭至陰霖為患恐有冤獄宜

省繫囚帝然之遣使賑饑民申聽訟獄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氐百餘日按天文志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及元枵乙亥不見自甲子至乙亥止十二日與此互異未知孰是帝以問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晏嬰以為高臺深池嚴刑峻罰故上天見誡景公修德而彗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怠慎終如始彗雖見不足憂也帝曰誠然吾年十八起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古來撥亂之主無我若者故負而矜之上天見變其為

是乎昔始皇平六國煬帝富有四海皆以驕逸一朝而敗吾何得不戒耶高祖崩詔山陵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迫功役勞弊世南諫曰古聖王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累故不為耳願陛下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為子孫之法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恐人力有所不逮時議者亦頗言宜奉遺

詔從節儉於是下其書詔有司詳議制度稍裁省焉帝嘗作宮體詩命世南和辭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恐此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耳帝數出獵世南以為言帝納之帝每稱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禄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卒年八十一帝舉哀別次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陪葬昭陵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

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為述古詩一篇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誰示耶勑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居數歲帝夢見之進讜言若平生翼日下制厚卹其家集三十卷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幼多病祖母趙因以百藥名之七歲解屬文父友陸乂等嘗造德林宴集有讀徐陵文者至藉琅邪之稻不得其事百

樂進曰春秋傳鄅人籍稻杜預注鄅國在瑯邪又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譏謝病去十九年襲爵安平公授禮部員外郎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煬帝鎮揚州召不赴及即位奪爵為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以步兵校尉戍會稽新書不言為步兵校尉今依舊書增改管崇亂城守有功帝見其名憎之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時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遞相吞滅百藥在江南數被偽署最後為伏威行臺郎中高祖遣

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伏威行至歷陽中悔欲殺百藥飲以石灰酒因大利而宿疾皆除伏威又與輔公祏書令殺之賴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署吏部侍郎或謂百藥與公祏同反帝怒及公祏平得伏威所與公祏令殺百藥書意稍解乃貶涇州司户舊書作配流涇州秦王至涇州與語說之即位召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二年除禮部侍郎時方議封建百藥作論盛言侯伯之害守宰之利上之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

戲媟無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帝見之謂曰卿述古儲貳事以誡太子甚善固朕所望也賜綵物三百段遷散騎常侍行左庶子又遷宗正卿進爵為子久之固請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年之老而才之壯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為世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容貌癯瘠者累年獎薦後進禄賜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尤長於詩所撰齊史行於世子安期安期亦

幼慧七歲能屬文百樂貶桂州遇盜將刃之安期跪泣請代盜捨去貞觀初為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龍朔中為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事帝屢責侍臣不能進賢安期進曰天下至廣不為無賢但比來公卿有所薦進皆以朋黨被劾是以人爭噤默以避謗議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塞讒毀之路誰敢不竭忠以上聞哉帝納其言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荆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烈自德林至

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父玠陳秘書監亮少警敏博覽圖史經目輒記年十八詣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等皆服其工累遷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為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將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毁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貶西海郡司户時博士潘徽亦貶威定主簿亮與

俱至隴山儆死親斂瘞之後為薛舉黄門侍郎舉滅秦王深加禮接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帝冬獵嘗親格虎亮疏諫帝納之秦王每征伐亮常在軍中宴賞必預從容諷議多所裨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後致仕歸帝征高麗子遂良從手詔慰勉及疾賜醫藥中使候問相繼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長子遂賢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秦王於宫城西起文學館以待賢俊於是大行

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舊書作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召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分為三番遞宿閤下每暇日輒引見訪以政事討論墳籍又命閻立本圖像而亮為之

贊各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當時艷之謂之登瀛州

劉孝孫荆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大業末為王世充弟辯行臺郎中辯降衆散獨孝孫攀號送之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為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歷諮議參軍擢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隴西人居鄭州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隋時為齊王府屬後為李密記室密敗又為王世充著作佐

郎世充平秦王引為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王君廓為幽州都督出玄道為長史佐之每持正議裁其不法君廓掠良家女為婢遺玄道玄道遣去君廓不說後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君廓疑其謀已遂反事詳君廓傳玄道坐流嶲州起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詔褒之賜繒帛以銀青光禄大夫禄致仕歸卒子雲將官尚書左丞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秦王引為天策府倉曹參軍

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舊書作時號為行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言歎曰肉譜定可畏也許敬宗曰倉曹此名非雅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與守素埒守素貞觀初卒

姚思廉名簡以字行舊書作姚思廉字簡之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官秘書丞北絳公自吳興還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父盡傳其業為陳會稽王主簿入隋授漢

王府參軍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修梁陳二史未就將卒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意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入長安府僚皆散獨思廉侍側兵將上殿思廉呵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輩不得無禮衆始却立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拜去武德初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時思廉在洛陽王嘗語隋事歎曰姚思廉冒白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以物三百段遺之

王為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因採謝炅諸家及顧野王所修舊史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上之以卒父業詔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帝以藩邸舊人凡政事得失許密聞思廉亦展盡無所隱帝幸九成宫思廉諫甚切直帝雖不從以帛賜之九年拜散騎常侍封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子處平官通事舍人處平子璹班班通鑑作珽舊書思廉傳同本傳及新書並作班

璹字令璋少孤力學永徽中舉明經補太子宮門郎累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從李敬業起兵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木名有武字者類上之以為應國姓后大喜累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與聞璹言史不可闕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臣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證

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璹言此人火非天火且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比不宜貶損后遂御端門大酺宴羣臣因造天樞著己功徳命璹為使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益之璹以功賜爵一級尋封嵩山造明堂璹盡預其役加銀青光禄大夫大食獻師子璹謂是獸非肉不食路遠多費請停其獻從之九鼎成后欲塗以黄金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后亦止契丹李盡忠犯塞副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坐

累貶益州長史屬吏貪暴𡩋紏擿無所貸降璽書勞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所善浮屠理中謀殺𡩋據劍南有客告后者詔𡩋窮治𡩋深探其獄捕逮數千人獄具后遣宋元爽霍獻可覆治無所省釋凡沒入五十餘族流徙者什八九冤號載路御史袁恕已劾之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兩尚書致仕卒贈越州都督謚曰成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皆有政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太子重俊

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言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宫禁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恐小人因為詐偽有黷盛德望悉出宫內造作付所司其二言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非薄為德願留心恭儉損省玩好其三言前世東宫門閤往來皆有簿籍今惟司門宣令恐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吕昇之代署宣敕賴陛下擿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以防詐偽其四言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

侍讀宜面請其人俾奉勸講太子稱善然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宫中得其書中宗嘉歎於是宫臣皆得罪班獨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户部尚書卒始班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為已説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其先燉煌著姓父熈隋鴻臚卿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授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宫起兵署總管府記室高祖入關以為大

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男
婦冠髻比來何以高大對曰冠髻君象也晉末君弱臣
強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冠
隨亦變改此近事之驗也帝然之時大亂之後經籍散
亡德棻請帝購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畧備
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周隋事多缺
遺宜及今耳目尚相及早為論次且本朝二祖功業皆
在周時不可使後世無傳帝從之於是詔蕭瑀王敬業

殷聞禮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
言主梁裴矩祖孝孫魏徵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
陳陳叔達庾儉及德棻主周論譔數年竟不能就而罷
貞觀三年復詔撰定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不復
修（魏澹舊書作魏彦）更令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李百藥
次齊姚思廉次梁陳魏徵次隋而房玄齡總監其事修
史之議實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
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廢坐

除名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史房玄齡奏起之同事十八人德棻為首體制多取決焉除秘書少監永徽初復為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帝嘗問宰臣及學士以王道霸道之分當孰為先後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三代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霸漢雜用之魏晉以下兩失之如用之則王道為先而最難帝曰今政以何為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帝

悅其言厚賜之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進爵為公尋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乾封元年卒年八十四謚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者皆以史學稱當世德棻五世孫峘

峘博學有口辨天寶末進士會禄山亂隱南山豹林谷楊綰數從之游及為禮部侍郎修國史薦峘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𤣥宗實録時起居注散失峘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然拙於棄取又多漏

畧不稱良吏代宗時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峘舉劉向論昌陵事以諫請詔有司遵遺制從儉約優詔襃答從之初峘之得吏部尚書劉晏有力峘德之時楊炎為侍郎每分闕以善者奉晏惡者與炎炎心不平然未甚憾也建中初峘為禮部侍郎炎執政炎故出杜鴻漸之門為其子求弘文生以屬峘峘顧得炎手署炎不疑與之峘即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帝以詰炎炎具陳

所以帝怒曰此姦人欲殺之炎若救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為修撰性介且愎人人與為怨尋坐守衡州時冒前刺史户口為已最貶吉州別駕又遷刺史齊映以故相觀察江西峘輕其後進及按部至當迎謁峘遂不以屬禮見映怒摘其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治郡貶衢州別駕在衢十年順宗立召為秘書少監未至卒初峘嘗受詔撰代宗實録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按在外修史自張説始其後沈傳師修憲宗實録亦援此

例見唐會要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上之乃贈工部尚書

鄧世隆相州人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為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為報書不遜洛陽平變姓名亡命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俱為修史學士世隆負夙罪不自安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為人作書各忠其主耳朕為天子豈甘心匹夫耶毋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世隆

上疏請加集録帝不許世隆又採隋代事為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卒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録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又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有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時子琮武后時以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相州人父大師為竇建德侍郎坐徙西會州後

敕還大師事跡新舊書皆不載今從延壽自序補入嘗謂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分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謂南為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毀譽失實思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未竟而卒延壽貞觀中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預修梁陳等五代史志及晉書轉御史臺主簿兼修國史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北史自魏登國元年訖隋義寧二年南史自宋永初元年訖陳禎明三年凡八代共百八十篇表上之其書

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也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延壽又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之秘閣

李仁實魏州頓邱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歷等書行于時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十一

列傳

唐十一

蘇世長 良嗣 弁　韋雲起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以孝經論語對令舉

其詞對曰孝經曰為國者不敢侮鰥寡論語曰為政以德帝善之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為改容入隋為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閗道路王世充僭號以為行臺右僕射與豆盧行褒輔凡子弘烈鎮襄陽高祖與二人有舊數遣使諭降行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來歸帝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古帝王受命比之逐鹿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耶

今陛下應天順人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後死亡畧盡唯臣幸存若殺之是絶其類也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然則何為背世充歸我曰世充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猶為勍敵帝大笑復嘲之曰卿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舉山南歸國唯蒙

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武功新經突厥冦暴陛下未之救䘏又獵其地百姓何以堪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作耶帝曰卿言似忠實詐豈不知此殿我所營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帝王節用愛人者所為且陛下武功舊宅纔庇風雨時以為足今承

隋之後正宜刈奢淫復素朴今乃即其宫加雕飾欲易其亂得乎帝深然之後歴陜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文學館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争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於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陜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

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數

匡諫且繩府屬之不職者帝異之遷荆州長史宦者採竹江南將蒔上苑所過橫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長史時關內大饑人相食良嗣為政嚴盜發三日必獲人不敢犯武后臨朝遷工部尚書拜納言封温國公留守西京嘗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請鬻苑中蔬果收其利良嗣曰公儀休一魯相猶能拔葵去織豈有天子而賣蔬果與人爭利遂止入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僧懷義於朝懷義

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阿師第於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也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協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良嗣在荆州時州有河東寺本後梁蕭詧為兄河東王譽建也良嗣曰江漢間與河東何與奏易之人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為酷吏所搆貶死嶺南追削良嗣官爵籍其家神龍初復贈司空

以踐言子務元龔溫國公終邠王府長史

弁字元容世長五世從孫第進士授奉天主簿德宗出狩縣令在府官屬惶懼欲遁弁曰昔肅宗幸靈武新平安定二郡守坐避匿斬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偫畢給帝嘉之朱泚平累擢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去煩苛人頗賴之久之遷戶部侍郎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班

在太常宗正卿下實參畢之徙置河南太原尹下弁造
朝輒就舊位被劾詔原之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河州司
户參軍兄衮時為賛善大夫晃京兆士曹參軍皆坐貶
衮以年老失明聽還晃嘗集本朝事著會要四十卷既
貶有薦其才者亦追還然竟不用弁後起滁州刺史卒
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校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判度支
時方旱州縣有貞元八年前逋米三百八十萬斛人亡
數在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罪其欺罔

云案舊書升與凡衆晃並在儒學傳今從新書附世長傳後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令言外事不便者時柳述侍側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更事特以主壻故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薦雲起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節度雲起分為二十營營相去一

里四道並進下令聞鼓行聞角止非公使毋走馬已而紇斤一人犯法紇斤舊書作紇干斬以徇於是酋長皆膝行而進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虞有他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詣柳城與高麗交易令營中敢言有隋使者斬去賊營百里偽引而南夜還陣遲明掩擊之獲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將入朝而盡殺其男子煬帝大喜擢治書侍御史因劾奏虞世基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以賊少發

兵不多數致敗北請付有司論罪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安作威權左遷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將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頻年饑饉盜寇尚多梁師都北連突厥尤為腹心之患若捨此東討恐姦人乘虛為禍不若戢兵務農先安關中從之尋命總幽寧以北九州兵禦突厥累遷遂州都督轉益州行臺兵部尚書僕

射實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每執不從而雲起亦交通生獠規利爲軌所斥由是有隙雲起弟慶倹慶嗣並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子馳驛報軌軌疑雲起有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博士王頍即隋書文學傳中王頍嘗言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太甚恐不得其死訖如言子師實官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武后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有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茍免哉俄為酷吏所搆流儋州卒按新書本紀方質亦被殺籍其家神龍初復官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為萬年縣法曹武徳初上言三事其一謂隋之所以失天下者以不聞其過也窮奢極欲使天下肝腦塗地户口減耗盜賊日滋而朝臣不敢言向使開不諱之路選賢授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

誰能搖動者乎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遂忘隋失天下之不難今聞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受而不卻盧牟子獻琵琶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勞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其二謂百戲散樂並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近太常假民間褭襦五百將以衣妓工待五月五日玄武門游戲臣以為非詒子孫之謀論語云放鄭聲今散妓是也臣愚請並廢之其三謂性相近習相遠今太子諸王左右不可不擇夫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

色慢游之人望以拾遺補闕必不能也泛觀前代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由左右亂之顧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自即位未有諫者至是得伏伽疏大悅超擢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下詔獎其誠懇以風厲羣臣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謂裴寂曰隋為無道主驕臣諂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以至於亡我今不然平亂任武守成任文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能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則仍踵敝風豈朕所望哉

王世充竇建徳平大赦天下既又欲徙其支黨伏伽諫曰臣聞王言無戲故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是非直赦有罪乃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何以世充建徳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世充尚免其下何辜往者天下未平自須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當與天下共守之若自為不信欲人之信豈可得哉臣謂賊黨於赦合免者宜一切加原又請置諫官帝皆納之太宗即位封樂安

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馬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動則出警入蹕此非徒示尊嚴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帝悅曰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後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大理卿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下大理訊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陜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户曹竇建徳陷景城將殺之縣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徳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之變始為建徳黄門侍郎建徳平授景州録事參軍太宗即位召問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豈非君自專法日亂乎夫人主身決庶務縱十中其五信善矣其如五之不中者何一日萬幾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各善其職則高居深拱誰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

不十數人餘皆保城邑以歸命有道是背上怙亂者鮮特人主不能安之而挺之亂耳陛下近鑒危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宫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疏陳五不可謂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諸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頻煩一也向平東都層觀廣殿皆撤毀之今復興築頓乖初意二也國無兼年之儲又興不急之務時尚未幸東都故云不急之務新書云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勞費似失其意今從舊書勞役過度

怨讟將起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三五年間恐未平復而又重耗其力四也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以洛陽形勝不及關内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廵以揺人心五也又言隋家營殿伐木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不數里輒壊別數百人齎轂隨之終日行不三十里計一材費數十萬工撿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

亡國之軌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矣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道均朕營之將以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後雖當往露坐亦無傷也即詔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悦學玄素上書曰古者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為娱豈不損盛德哉書曰事不師

古匪說攸聞然則明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頴達奉詔勸講宜數延問更博選賢傑朝夕與相觀摩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斯善矣凡人性不勝情耽惑成亂忠言既塞君道乃虧古人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初尚不慎終將焉保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大聖人猶握髮吐餐以延白屋況下於周公者哉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充以學力孔頴達趙弘智等皆宿德鴻儒兼達政要望數召見講論古今必多裨益至

雕蟲小技之流祇可間取以代博奕耳騎射游畋酣歌戲玩雖悅耳目實皸心神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此矣十四年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祇婦人耳不知如樊姬者有幾主上妙簡賢才以為寮佐乃經時不得一見將誰為納誨哉太子娭其數諫遣户奴夜以馬檛擊之幾死又嘗聞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而敗德日聞玄素又上書諫舉周宣帝

為太子時失德終致覆國及隋太子勇驕侈被讒見廢事為近事之鑒且言主上以父子之親詔殿下資用不為節限詔在貞觀十六年乃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所施與者非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既闕問安視膳之宜又無愛學好道之實在外已有此失隱密之中尚可勝計哉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俄太子廢玄素坐除名十八年起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致仕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

皆爲令史帝嘗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深自愧恥褚遂良諫曰臣聞聖主不戲言於臣陛下以玄素任三品佐儲闈豈宜復對羣臣窮其門户使置身無地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所隱焉